

> 杂记

住在心中的古镇

□ 杨亮

车子驶入彝人古镇西门时,布卡早就站在春季的暮色中等我。她带我选的客栈在古镇的外围,说晚上相对清静,便于休息。

放好行李后,布卡就带我从小镇的边缘向古镇的中心地带移动。华灯初上,古镇有些璀璨,形形色色的灯笼营造的繁华贯穿于街头街尾。因为还饿着肚子,边走边聊间,她没问我想吃什么,因为她知道我喜欢吃什么。

远远地,看到一片灯火通明,烟雾腾空而起,又消失在这暮色中,就这样此起彼伏。来来往往的人流摩肩接踵,就为了终日忙忙碌碌后犒劳一下自己的胃。这是整个彝人古镇的灵魂所在区域,是古镇里最有人间烟火气的地方。不是常有人说“人间烟火气,最抚凡人心”吗?恐怕指的就是这地方吧!

穿过几个热情招揽顾客的摊位,来到一家羊肉汤锅店的门前——云南很多地方都有春季喝羊肉汤进补的习俗。布卡想都没想,抬脚就走了进去,见到一张空桌立即就坐下。我站在门口一看,这家店非常别致,墙壁上画着草山与山羊,大汤锅里的汤咕嘟咕嘟地滚着,这声音好亲切,像邻里呼唤我的乳名,更像异乡人滚烫的乡愁。几张木板打制的小方桌,桌面被油污长期浸得有些发黑,但丝毫不影响三三两两围坐的食客的心情。桌子下面铺满了翠绿的松针,脚一踏上去仿佛走上绿色的地毯。一看就觉得这个小店别有洞天,与众不同。墙上画的地上铺的,都是些春天里无声的原生态的“语言”,好像没有谁看不懂,又没有谁完全看得懂。

来这里吃羊肉汤锅,说明布卡是懂我的,至少她懂得春天的意义和当地的习俗。

彝族是个崇尚火的民族,为了不错过彝人古镇每天晚上盛大而隆重的篝火晚会,我们快步走向广场。

晚上八点一到,毕摩吸完最后一口烟,放下了他那抱了大半辈子、亲如老婆的水烟筒,从羊皮褂里掏出火种,点燃了那堆早已渴望着在春风与烈火中涅槃的松柏枝。古镇广场上瞬间烈焰腾空、火光熊熊,松柏枝在火堆里噼啪作响,松脂香裹着火星升腾,将青石板镀上流动的琥珀色。彝族人民坚信,越是火光熊熊,预示着生活越是兴旺红火。

彝族人会说话的就会唱歌,会走路的就会跳舞,会喝水的就会喝酒。不知是谁拨动了三弦琴的第一声脆响,穿羊皮褂的小伙踩出第一串鼓点,穿鲜艳彝族服饰的姑娘们婣子们立即以火堆为中心围成一圈,唱起来跳起来,绣着马缨花的百褶裙旋开了层层涟漪。当火光把每位看客的脸都烘烤得燥热的时候,南来北往的游客们按捺不住心中的激

情,纷纷加入欢乐的队伍,与彝家儿女手挽手围成圈,一圈一圈蔓延开来。左脚起落间,火光在绣花鞋尖跳跃,“阿老表、阿老表,你要来呢噻”“喜欢么也要喝,不喜欢,也要喝,管你喜欢不喜欢,也要喝”的调子随火舌翻卷,彝家三弦的节奏催着舞步愈发热烈,百人围成的同心圆随琴声涨缩,宛如会跳动的民族图腾。这绝不是简单的表演,而是游客与当地人民情不自禁的互动,是心与心的连接,是真正的民族和谐的颂歌。

那条被霓虹灯强行按在古镇中心地面上蜿蜒着穿镇而过的小河,被广场上的火光染成了红色,成为了古镇的血脉,每一寸的流动,都是古镇生命力的焕发。河边的桃树接住了古镇上空最后一粒飘飞的火星,千朵万朵桃花在春光中尽显妖娆,树枝上全是春风轻吻过的痕迹。那些落在水面上的花瓣,将随流水去跨越山水,漂向远方。因为,远方也有一颗心在向它召唤。

河边的灯光时明时暗,两个人的身影被斜拉得很长很长,脚步声轻轻叩击石板,生怕惊了那一树桃花的春天之梦,不忍心让它们从睡梦中跌落到水面。河道的拐弯处,看不到霓虹闪烁,却听到美妙的吉他声,还有那首脍炙人口的《听闻远方有你》。循声来到酒吧,这里刚刚点燃夜生活的导火索。找个既能听到吉他声又能看到小桥流水的位置坐下。两杯咖啡,一样地温暖着。

布卡不停地转动着杯柄,指尖沾着咖啡香,像在破解某种古老的爱情密码。歌手几声苍劲有力的拨弦声,跨过窄窄的河堤,水面被溅起一圈圈微甜的涟漪。我看到布卡的鞋尖无意识地轻点节拍,裙摆拂过我膝盖,比流过古镇的晚风更温柔。

突然,布卡站了起来,把她杯里的半杯咖啡一股脑地倒进我的杯里,深褐色液体划出的弧线像吉他扫弦,让我在混合的滋味里尝到双份的醇苦与回甘。

春夜有点长,相对偏僻的客栈延伸了我的梦,醒来时多多少少都有点甜蜜。清晨的彝人古镇慵懒,中午的彝人古镇匆忙,满大街的芝麻糖、火烧牛干巴、普洱茶、烤香肠,还有千篇一律的吆喝声,这在很多很多的古镇都似曾相识。你在早晨或中午去,看到的绝对只是彝人古镇的皮囊。因为彝人古镇的灵魂,必须是在春风与暮色掩映之下的游动,我们只有在这个季节去靠近熊熊的火光,去靠近吉他声漫过河面形成的涟漪,去两个人同时叩响地面上沉闷的石板,才能视为你真正在春光明媚时亲近了彝人古镇。

因为一个人,爱上一个镇,这就是在彝人古镇做个梦也很甜的理由吧!

> 闲话

人间有味是清欢

□ 李昌浩

不经意间看到墙角一朵白色的小花,兀自开放着,周围全是丝绸般的绿。它以莲的姿态开放,花瓣簇拥在一起,安安然然,给人以静心的感觉。不由想到“清欢”二字。

春来时,大沙河畔野生的茅草也绿了,尖尖的茅针遍布其间。小时候最喜欢拔茅针,把茅草的花苞连着草茎一起拔出来,它生得很像缝衣针,细长的小肚子,剥开来是细嫩草芯,嚼在嘴里,有一股隐隐的甜,还有草的清香。不由想起《诗经》里的茅针,“静女其婣,贻我彤管”。我常常背着母亲去山坡上拔茅针,一边拔一边吃,拔累了,就在茅草的绿地毯上一躺,天上是碧蓝的天和棉花般的白云。

河畔还有成片成片的梨树。春天,盛开的梨花洁白、清丽,梨花有一种静美,有一种出尘的风致,不由让人想起妙玉,那双孤高清绝的眸子。梨花兀自开着,兀自美丽着,这时天与地,有一种阔寂的安静。不由想起苏轼的诗——“梨花淡白柳深青,柳絮飞时花满城。”

“春日迟迟,光阴寂寞慵懒,于是,出门看花。”

一个铺满油菜花的春天,是多么美,如诗如画,如梦如幻。油菜花,一朵连着一朵,微微地颤抖着,细嫩的花蕊,温润如玉,飘浮着月光一样的清香。古有女子对镜贴花黄,这花黄,我想应是菜花的黄。

人间有味是清欢,斜风细雨的早寒里,苏轼跟从泗州刘倩叔游南山,山石水泉笼罩在薄薄的云雾里,虽是在冬日,河滩边的疏柳依然是婀娜的。午间他们做客于农家小院,雪沫乳花的茶水唇齿留香,回味无穷,那春盘里的蓼茸蒿笋令人垂涎欲滴。苏轼幽幽吐出一句“人间有味是清欢”。

清欢,是白落梅的“在午后慵懒的阳光下,将一盏茶,喝到无味;将一首歌,听到无韵;将一本书,读到无字”。或者,斜斜的细雨里,没有琐事牵心,安静地读一些宋词,半知半解间,一页一页翻过。

喜欢一个人静静地待着,守一窗寂静,拿起针线绣下一朵朵五瓣花儿,一茶,一水,一盐,一米,蛰居在尘世深处。闲时十指轻敲电脑键盘,当作钢琴来演奏,种下心底的一花一草,只为留下一片清幽的心境。

> 书评 相识走过十五年

□ 王京友

我和范文武先生的交往,始于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,到如今已经十五年了。近日收到他的喜讯,他的第五部诗集《乌蒙山顶的牧羊人》正式出版了。我参与这部诗集最初的整理,他的105首作品,是岁月、是山河、是人生,更是释然。品读文武先生的诗作,才知道质朴的诗行和娓娓道来的叙说,才是真境界。平静的表达,是看破、是看淡、是看开,却不是看客。今天细品他的诗歌,其已然长成了参天大树。

文武先生早期的作品张扬着一种豪情。记得他写西双版纳的望天树,有这么几句,“拔地朝天歌,独秀壮山河。日月揽怀中,万物竞朝贺”,舍我其谁的气势喷薄而出。如今再读他的作品,更关注“于细微之处见精神”。比如他对快节奏的生活,充满了哲学意味的解读,更渗透了一种难以言说的悲情。他是这样写的:“不想这风驰电掣的节奏,裹挟了命运的自由,咬合的齿轮,听到嚼碎骨头的声音。”实际上,从西双版纳的“慢悠悠”到昆明的快节奏生活,谁都可能感受到对比,但只有在诗人的眼里,才能升华为对时代的反思。

这样的反思,在他的作品里,集聚成一股“剑气”,撕裂感如影随形。正如他的《母亲没有自己的春天》,是写给因病即将告别人世间的母亲的,他说“母亲这一生,就一直在冒雨爬泥而行,仿佛她从来没有自己的春天,只有儿女才是她的春天”,短短的几行字,是对伟大母爱的最刻骨的诠释,也道尽了生命的终章。这里面有他们那一代人对“伤痕文学”的继承,更是对西方话语里“他人即地狱”的回击。诗人就是要用作品和天地万物对话,当善的传播者,平视芸芸众生,并用简洁有力的诗句给予那些弱势群体以同情和激励。文武先生默默地关怀着这些社会底层,他的《擦洗高楼的人》《摆摊的人》《卖土豆的人》讴歌平凡者的伟大,让最不起眼的群体成为散发光彩的“追梦人”。他在《借道》里的一句话,透出了他的人生观,“其实谁也不是主人,只是过客”。既然大家都是过客,又何必分出三六九等、高低贵贱!每个人享受的最大的平等,不过就是“春夏秋冬”。只是在诗人的思考里,这周而复始的四季从来都不同。

在新时代的今天,春夏秋冬的变幻里生出很多变数,冲击着灵性的思考者。文武先生选择在春天“仰面朝天”“给灵魂插上翅膀”,他关注着乌蒙山上一枝杜鹃花从悬崖间探头,但更多的是告诉读者——可以重回春天却无法追回从前。文武先生很喜欢冬天的雪,他期待着“让心安静地完成修炼,慧舟远渡,在一场大雪中隐匿,归还圣洁”。读着这首《在一场大雪中隐匿》,瞬间便触摸到一种勇毅前行的精神。和风雪同行的人生,才是完满的修行,每个人心里飞扬的雪花,从不会融化,因为它已经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。心倘若隐匿于雪,也便会读懂“冰清玉洁”。

文武先生是一个很有气度的诗人。他的这种气度是因为有了乌蒙山的顶天立地和澜沧江的静水深流,才孕育出来的。他说“如果有可能,就送一座雪山给你,千年前挫骨扬灰,才换来今世离天更近一寸”;他说“如果还需要,再送一条河流给你,曾承诺上善若水,这弯绕曲折的三春之晖”。一个将雪山、河流都送给朋友的诗人,对山水笑着,对世界笑着,自然对你我也是笑着的。他告诉我们“用梦想举起灵魂,让其不要坠落;纵使坠落,也要坠落在山峰之巅”,我如此读着,也如此学着。

不知不觉时光走过十五年,我和文武先生终于相聚于昆明。我见证了他从省作协会员成长为中国作协会员的跋涉历程,这是一个在别人休闲娱乐的时候、在自己的工作本已极其忙碌的时候,还挤出时间勤奋耕耘的作家。十五年来,他始终关心着我的工作和生活,他鼓励我写散文、写诗歌,写人世间的一切美好。有这样的长辈指导,人生少走了很多弯路,何其幸运!

谨以此,为文武先生的新诗集出版喝彩!更以此,纪念我们真挚的友谊。